



都市女性散文·广州卷

火焰或 碎银

艾晓明 主编



都市女性散文·广州卷

I267
A195
散文 湘东

火焰或碎银

艾晓明 主编

湖南文艺出版社

〔湘〕新登字 002 号

都市女性散文·广州卷

火焰或碎银

艾晓明 主编

责任编辑：周爱华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码：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1998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1

字数：256,000 印数：1—5,000

简易精装：ISBN 7-5404-1901-6
I·1509 定价：13.80 元

若有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艾晓明

艾晓明，文学博士，广州中山大学副教授。

序：南国女子

在编辑这本书的时候，我眼前常常出现书中各位作者的模样。我们这个城市不算太大，热闹得让人心烦。但时不时的，我和她们在这里那里相遇，有时是工作场合，有时是酒吧或饭局

.....

早上一路闻了呛人的汽油味，在过江的立交桥下堵个半死，然后抵达电视台的大楼，我去那儿做读书节目时，在宽敞的大厅等电梯，先看到楚明。楚明那么一身素色的西服裙，淡妆很清爽，又那么淡定的一笑，让我现在想起，心里都有一股清凉之意，好像早上打开窗子，透进一缕缕新鲜空气。她在楼上的新闻部上班。在这个电梯口，可能还会碰到宋晓琪，她是大家公认的本城最好看的主编，她编的是电视周报。不过，我几次和她相遇，发现她有两个特点，第一，她从未给人所谓“风风火火”之感。第二，我从未听见她抱怨什么。以她的工作负担和见闻，她该有很多理由可抱怨。

人们说，城市应该有很多美丽的女人，美丽的女人是一道不可缺少的风景。当这样来形容我们这座南方都市时，这种说法也

许有点不怀好意。但奇怪的是，想起这本书里露面的女人，我眼前总浮动种种不可思议之美和生动。

马莉给我的印象是流转和凝神的眼睛，这个爱美的，从不讳言“她就是这样一个小女人”的小女人，我们有时会在电话里谈论稿子，她总是语带惊讶，我能想象她的满面喜悦。从电话里传来的她说的再见，带着唱歌一样的调子。

还有张梅，她的电话总是这样开头：艾晓明啊！拖着长音，像早上在床上喊她的猫一样。我回答她：干什么啊！她就说：没干什么啊！但她的小说这里、那里冒出来。她的忙好像是搞地下活动，看不见的。如果见面，这人兰花指上衔一支烟，闲得要死的样子。我最讨厌抽烟的人，可她的烟袅袅的，带一点不可捕捉的香味。这等闲人，居然出山去领导个刊物，居然干得不赖。

志红是我到这个城市里结交的第一个朋友，我们一见如故，原来她的兄弟和我叫了一样的名字。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某个暴雨的周日，她主持《南方周末》的组稿会。一帮博士在那里慷慨陈辞，她请吃饭，买单。我坐在她身边，还不认识她，老在一边琢磨：这人头发怎么这么黑？是不是假的？

在文字里，我看见我认识的朋友比较深切的一面。我和张欣交道不多，饭也吃过几次。一帮人里，数她在全国名气最大，有“得奖专业户”之称。偶尔打通张欣的电话，很逗。我说她写得多，她用个流行电影的名字来答：“我要活下去”。我大乐，后来老想到这个说词。张欣谈创作的文字，我很感动的是她说的“本分”，写作，守本分。她对待写作的态度很实在，是一种手艺人敬业敬责的态度。

玳玳来过我家，送交我们合作的一份教材稿。她人那么纤细，带着小小的“尔尔”。母子俩头顶大头盔，骑个巨大的摩托，还带了我几步。那个摩托在一个雨夜乘风而来，轰然而去。后来

我看电影《奥兰朵》，最后一幕是奥兰朵带着孩子回到古老的城堡，不经意间，会想起玳玳。玳玳的笑总是很谦和的样子，但她的文字却无所避让，我从其中知道她心里那些凝重的东西。

黄爱东是所谓“小女人”散文里领风骚的人物，这女子，不知现在头发是否长到过膝了？爱东是我们学校生物系毕业的，文字很是利落，有情趣。读书时有男生问：黄爱东，你究竟是爱东还是爱西？这女子答曰：黄爱东西。现在她的书在上海连连出版，大受欢迎。

这个城市里，写字作文的女人供职于大学、报社、出版机构。早上九点以前，我那些上班的朋友多在电梯前，等候一天的上升。我能一一看见她们：洁玲，永远像戴安娜那样身着霓裳，背一个精巧的包，绝对让你眼前一亮。如果是熟人，还有一句斗嘴的话，保不齐什么时候就冒出来。她的杂文用到“绝版”一词，她干过的活也有绝版，空前绝后。假如我有遗稿要托付，她是第一人。

而在她们明媚如朝日东升的时候，我可能刚翻身滚下地。如果要选衣冠不整的人，那就非我莫属。我在午夜时分耕耘我的电脑，清晨起来收割。午夜是一个危险的时刻，也是丰饶的时刻，那时有许多思绪，像幽灵在我的小屋隐约，音乐彻夜不息。我感觉着心里有些疼痛周身游走，好像要找个地方停落下来。而我必须不停地敲打一面巫术的锣，把它们驱逐出来。在我眼前，有时是碑铭一样的宋体文字，有时是网络上的蓝色飘带，蓝色飘带像圣诞礼品上的装饰，我听见远处暖意的回应。午夜前我有时接到世君的电话，她和我一样在夜间刨私活，她的女儿和老父亲在另一房间静静安睡。

城市是这样日以继夜，我们各自蜗居一角，安享它的繁华和静谧，忍耐它的纷扰和挤迫。如果有一个朋友从远方来，想要看

看这里，我希望他是在夜间抵达。这样他不会在城市最高的旋转餐厅上问我：城市怎么像戴了顶右派帽子，灰蒙蒙的？据说，在白云山遥望我们的城市，它就是这样，犹如在毒气覆盖下灰头土脸地喘息。

我会带他去我特别喜欢的一家餐厅，那里总有乐师在大厅演奏，钢琴和两边的大提琴，轻言细语，精巧和谐的欧陆风格。餐厅小姐微笑无声，送上红酒，送上用竹编篮子装的香蕉饼；还有一个果子的拼盘，西瓜是等边三角形的小块，柑橘的皮雕出兰花状。入夜，从北岸看我们的城市，好像一条大河上漂行的游船，各式名酒的霓虹在江上飘摇，直要把玉液琼浆倾注江底。还有无数“坊鲜海”、闪光的鱼和蟹的灯饰，明明灭灭，上下浮动。海底龙宫出没于银河，共此良宵，邀城起舞。春江花月，有晓风拂面；佳肴美景，二十世纪之末，在南中国。

我将和他彻夜倾谈，然后在拂晓之前飞驰机场。决不会安待黎明，决不让他知道我心焦灼，灰姑娘午夜要脱下水晶鞋，马车正在变南瓜。城市伸个懒腰，睁开睡眼，什么浪漫也经不起抖落。灰尘将拔地腾起，车水人流，滚滚向前；道路雍塞，江水变了咳嗽糖浆的颜色和浓度。我还将特别祈求：上帝啊，别让我们看见修了一半搁在那儿的桥段。在一片晦涩的水泥群里，半截截在空中的桥像某个便秘的人拉出的半截屎……

当远道的朋友登上飞机，从半天的云空里俯瞰，他或许会留恋南国，我们这座中国目前最繁华的城市。他会有南国风情的记忆，刚健、热烈和旖旎。而我回到灰姑娘的老宅，回到我真实的生活：想象着我的许多此城此地的朋友，心安气定，我们走进我们真实的环境和凌乱的工作，开始平凡一天的平凡生活。送孩子，看稿和写稿，买菜，打发迎面扑来的琐屑的、迫不及待的事务。

我能看见她们每一个人，晓毅送走她的宝贝女儿，在她临窗的桌边坐下，泡一杯菊花，想些远天远地的事；翟永存和郝佳可能正提着电话催某人的稿子，她们说着的北方话，柔和婉转，像那种带小花点的棉布。苏娅，我的江湖朋友，不知又躲在哪个码头上写名著去了，我希望她的美国心快乐、安宁。

我用了筱敏的散文《火焰或碎银》这题目，做了全书的集名，我喜欢这个意象，并为此特别感谢筱敏。她是我在这群人中最后认识的，她坐在餐桌一角，很少说话。看她的散文，也许想象不到这些坚毅的文字出自外表弱质的女子。她的散文是那种在一幅画上撕开一道缝的风格，让你看见裂缝之下的东西。这也许合乎北方的思想性随笔的概念，但它的根是扎在南方的，没有抛离南国女子的纤细感觉。

顺便说道，这个城市写字的女人各种各样，但不知怎的，一直没有吵架的现象发生。当“小女人”的话题变成了北方电视上争执的题目时，吵架没有发生。后来关于“新都市”、“流行小说”等文学争论又多少牵连了这个城市的女人，吵架还是没有发生。有人写国家项目、博士论文的同时，在报纸上出卖小文章，看上去好像是一种不齿的行为，但在我们城市的女人中，吵架依然没有发生。

我在1998年的某个午夜编定这本书，然后我看一个叫《红》的小影碟。在那个电影里，所有的故事都无头无尾，所有的爱都朦胧未决，所有的话都没有说尽。然后，晴朗的日子，红色背景下的女子出海度假。电视里突然传来报道，风暴突起，海上船沉。镜头上出现最后几幕，老法官心情紧张地盯着电视屏幕，寻找他所关爱的女子。终于幸存的六个人中，出现了电影三部曲《蓝》、《白》、《红》的三个女主人公：一个年轻的法官护持着红色的女子，她现在穿的是黑衣。

我不知道在我们这部书里，所有人的故事会如何继续，所有的思想和感觉会有多少前景。如果我有所希望的话，那也许是希望我们的文字能有更多的穿透力，穿透风暴和朦胧事物的能力。还有，我自己，在编完这本书的时候，我希望她们中的每一个人都知道，我像那个紧盯着屏幕的人一样，有些话没有说出来。此时此刻，我希望她们都好好的，我想念她们。

目 录

艾晓明

1 序：南国女子

马 莉

1 大房屋后面的海

5 本门与走廊

9 主叉子和勺子

14 果树与果子

19 对于一张黑色椅子的眺望

艾 云

25 古城墙

28 远去的语言

艾晓明

33 落日时分

38 挚爱

沈 焰

- 47 怀念腊梅
49 黑猫闪过的春天
53 快乐天使
58 高山上的湖水

张 欣

- 65 张悠悠
67 老王
70 邂逅
73 独自在家
76 鞋子的故事
79 新泽西州的飞雪
83 回望大马
87 守我本分
89 记录生活而已

张世君

- 92 老爸老妈
106 站在哥哥的肩膀上
109 没有书，我的心就不能活
113 梦中情人
118 小女挣稿费
123 用词语作肌肤的女诗人

张 梅

- 126 暴雨将至
129 木屐声声

132 常做家务

135 珠光宝气

137 白色的魅力

140 如水的眷恋

142 讲什么身世飘零

144 黑缎子的坎肩

147 悉尼四君子

149 珠宝集市

153 潮阳之夜

苏 娅

158 娘亲

160 把心交给美国

164 苦难是骨子里的力量

167 钻石道探宝

169 舞台金星

172 刘生梦蝶

吴建芳

175 外婆的愤怒

177 晶莹之死

179 八十五岁的殉情

宋晓琪

181 母亲，我不敢懈怠

183 赠自己一枚戒指

185 劝友休夫

周翠玲

187 悠悠粤俗叹茶经

陈志红

192 白雪中的小木屋

195 弟弟的吉他

199 家园、蓝花和诺瓦利斯

205 受难的凡胎

陈虹

208 再读杜拉斯《广岛之恋》

212 古典时空

钟洁玲

214 梦想号黄包车

220 霓裳风暴

222 一份人生文本

225 香水真经

钟晓毅

228 祈求心中的莲花开放

230 红莓花儿开

赵洁

232 女人的衣柜

235 绝代佳人

238 冰肌玉骨

240 童年

齐世 085

姚玳玖

242 虚构的岸 慕苗

四 245 重访老楼

248 泥泞的四月

251 渴望从容 即 莹

254 风雨中的海瑞

256 无以追寻的大漠

259 《聪明的乌龟》与《狼来了》

262 永远的傍晚

奇永

饶芃子 新天降 018

265 告别父亲

事对 018

莲 子

270 深挖洞 卦 肺

273 四十岁生日在欧洲

274 夜半聆听《大峡谷》

常江虹 慧 新

278 红毛番

卦 文 立 西 058

黄爱东西 黄 058

280 西关 卦 058

282 新年快乐

284 美食

286 清霞

289 沮丧

杨苗燕

291 美国城市四题

楚明

299 台湾太太

303 比利时瑞特

306 人在京城想广州

翟永存

310 寻梦到天涯

313 学粤语

315 小马的故事

郝佳

318 快乐独行

320 永远的风光

筱敏

323 火焰或碎银

326 两位女性

332 儿时的黄昏

337 无法吟唱

马莉

马莉，中学毕业后曾在海南岛插队，1978年考入中山大学中文系，1982年毕业。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现为《南方周末》散文版编辑。1991年在“广州艺术家画廊”举办过个人画展，出版有诗集《白手帕》、《海边的房子和罐子》、《杯子与手》。另有散文、小说和艺术随笔见《香港文学》、《作家》等刊物。

房屋后面的海

很久以来我一直想写有关房屋，它的高度和宽度，它的前廊和后花园，以及它前面的不远处，哦，不，应是它的后面不远处的海，大海，白色的或者蔚蓝色的，有贝壳闪烁在沙滩上的，那一望无际的大海……

我强烈地渴望着房屋后面有一座海，一座很大的或者不太大的，在花园的左边或者右边，随便推开哪一面窗子就能够看见的海。这样说来它应当是环形的或者是半弧形的。这样，房屋，就将由于海的连接而一切都被包括进去了，一切，当然也包括了记忆里的梦境和步履，以及诗、从天而降的雨、从你的眼前呼啸而过的风中树叶、笑、沉默……

玛格丽特·杜拉斯说她曾经读过弗吉尼亚·伍尔芙的《一间自

己的房子》的书，因此她说：“我想购置一处房屋已有很长时间。我从来不曾奢望我可能占有一处新房。”房屋，它差不多在我的构想中已被描绘过多次，仿佛它早已伫立在那里，已经存在一个或者两个多世纪了。还有海，在生活中，海应当在我们每天下午开始去厨房准备一家人晚饭的时候渐渐地呈现出蓝色，像我的一条披巾那样的蓝色。当我们的锅子在明亮的火炉上沸腾的时候，海便进入到这种危险之中，它向我们扑来，又离我们很远。我很喜欢这样的境界，这是一种无思想的方式，每当这样的时刻来临，我才清晰地看见我所要寻找的事物和人。

在那么几个夏天我是在冥想房屋和海在日光将逝暝色弥漫中度过的。那大约是十多年前，我们在一艘雷州半岛的渡轮上，甲板上的海水涌来溅湿了我的裙子和他的皮鞋，他第一次看见真正的大海像孩子一样地惊呼着，那时候，从那一刻开始，我就幻想着，很准确地幻想着有一间自己的房屋，以及房屋后面的海。简单而且富足，这就是我对自己和爱人的全部热望。

对于她——玛格丽特·杜拉斯的热爱就像对于房屋和房屋后面的大海的热爱一样与日俱增。关于她的故事，她的家庭，她的母亲和两个哥哥，她的情人，我从她的小说和有关她的文字中尽可能多地捕捉，我不清楚我何来如此这般的强烈的欲望。我并不要研究她，我想我肯定不会写有关她的作品的评论文字，我想我对于她的热爱仅仅是由于热爱本身，由于对她小说的第一个句子的热爱和偶尔在一个刊物上看见她的照片让我感到惊讶所有的热爱便由此而来。有时候我会将她与弗吉尼亚·伍尔夫混同。其实她们是多么地不同。一座大海与另一座大海是不同的。房屋呢？房屋与房屋也是不同的。相同的只是时间和记忆。我的需求其实很小，除了部分的我将在未来的日子里写下的手稿之外，就是一两本我极其热爱并反复阅读的书籍和照片，是我和孩子的，爱人